



十三经注疏
孟子
三四



12
3551
2



孟子注疏卷三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

也。三行改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既以仁義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大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上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自趙氏分之。遂為上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遠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為曾西之所羞。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握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備。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

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擴其道。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爲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爲展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爲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著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爲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隨政。故以題篇。若

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注天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

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子誠

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

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

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曾

子之孫。蹙然猶蹙蹙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

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

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注**艱然。慍怒色也。何

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曾西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耻見比之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一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

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注**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注**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

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注**倒懸。喻困

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音義**復扶又切。下同。楚子六切。馭同。踏子亦乃也。溫于問切。帥音牽，重直用切。爲于僞切。注及後章非爲皆同。與音餘。下法與聞與同。與皆同。以齊王之王。張子况切。云此字既多，可以義詳。由丁云義當作猶。如也。古字借用耳。下文由人由矢，人義同。易以鼓切。朝音潮。商丁隔歷二音。輔相息亮切。丁本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來同。鑑或作茲。音同。辟音闢。郵丁音尤。今之驛。**音義**正義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也。**音義**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爲會西所差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景二霸之功，寧可復興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嬰也。夷吾，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夷吾，桓公者也。而己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子實齊國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答之以此者，其意蓋謂丑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會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楚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至

國何會比？予於是者。孟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曾西曰：西會子之孫也。而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乃楚蹠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楚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爲賢？曾西乃楚蹠然溫怒而不悅，曰：爾何以乃比？我於管仲爲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者，曾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爲仲父，貴戚不敢爲之邪。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爲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爲霸者而已。而其功烈只如此其卑也。爾故何如？乃比我於是之甚焉。功烈者，蓋致力以爲功，成業以爲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爲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爲霸烈。改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爲貴也。不以霸者之佐爲貴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爲也。而子以爲我願比之乎？云子者，指公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者，孟子

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己崩，弟
 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
 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
 衰。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
 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弟
 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興。故號爲高宗。是
 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興。辛
 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爲高宗。是
 也。**注**云：鑑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曰：釋名云：鑑基大
 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注**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
 始畢。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
 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
 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
 畢。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隨時修之。僖
 公二十年云：凡啟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
 日，十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註**云：三之
 日，夏之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

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四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五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過孟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六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木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七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八孟子欲爲言之。北

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怵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怵。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

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

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孟子**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

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孟子**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孟子**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以喜怒加人也。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孟子**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

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乎長。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

無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言此氣與道義和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足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于害浩氣。則心腹飢餓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

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注**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

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注**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何謂知言。**注**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注**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襲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一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

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王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注**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吾言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注**言人各有能

我於言辭。教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注**

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

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股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問所安。**注**丑問孟子所安也。曰姑舍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注

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

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

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注

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

人之德。班然前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曰。不

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

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耶。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

注

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

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遠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田**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首義**難。乃旦切。我四十不動心。楊子曰。請問。

富貴。幾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賁音奔。黜伊糾切。撓。丁奴効切。行。丁孟切。下之行。德行。隨行皆同。要音邀。後以要同。好。呼報切。下好。殘所好皆同。惴。之睡切。丁本作遄。云音揣。恐懼也。帥。所類切。或音率。注同。云。注師度。大各切。蹶。音厥。又居衛切。顛。字或作僎。音同。惡音烏。下曰惡同。趨。音趣。下同。餒。奴罪切。陸云。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無是餒也。餒。口輦切。助長。張丈切。注及下不長。苗長。長天下皆同。掘。烏八切。拔也。芒。丁音忙。亟音棘。疾也。罷。音皮。舍。丁張並音捨。下舍是舍已皆同。誠。彼寄切。斷。丁音短。譽。音餘。亦音豫。下譽之同。麗。姬呂支切。邪辟。音僻。度。音搜。說辭。張音稅。丁又依字。夫音扶。屬下句汙。丁音蛙。不平貌。垤。大結切。潦。音老。大過之。大音泰。後章注。大宰及章末。**疏**正義曰。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大隘。其大皆同。**疏**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齊國卿相之位。以得行其道。雖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異於古之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否。不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乾隆四年校刊。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我年
至四十之時內有所定故未嘗動心有所畏懼也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者公孫丑見孟子以謂四十之
時已是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實有勇過於孟子之言
也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過
於孟賁此不難也孟子之意蓋以謂己之勇勇於德孟
賁之勇但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謂己之勇勇於德
易過之也言告子之勇已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不動
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問孟子謂不動心之道故
有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至孟施舍之養
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者
此皆孟子答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北宮黝北宮姓黝
名孟施舍孟姓舍名施發言之音也曾子姓曾名參字
子輿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並為孔門之徒弟也言其
宮黝之養勇人刺其肌膚不為撓鄰人刺其目不以目
轉睛而逃避思以一毫之毛而拔於人若見撻撻於市
朝之中矣不受物於被褐者之獨夫亦不受賜於萬乘
之君視刺萬乘之君但若刺被褐者之獨夫無嚴畏諸
侯有惡聲加己已亦以惡聲反報之此北宮黝養勇之

如是也孟施舍之養勇嘗謂視敵之不勝猶勝之也若
以量度其敵可以敵然後進而敵之謀慮其必能勝敵
然後方會其兵此是畏三軍之士也非勇者也故白稱
名曰舍豈能為必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已矣此
孟施舍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迹近於曾子
北宮黝養勇其迹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見於
言而要約如曾子以孝弟事親喻為守身之本聞夫子
之道則喻為一貫之要故以此比之也北宮黝養勇見
於行而多方如子夏悅在於紛華為己有難於小人之
儒教人而多事於灑掃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然以二
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偏末如君子夏但以此粗迹比
之養勇皆止於一偏與舍之養勇又未知誰以爲全而
子所以言天二子黝與舍之養勇又未知誰以爲全而
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也故曰孟施舍守約
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曰子能好勇乎
言我嘗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以謂自反己之勇
爲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雖一褐寬博之獨夫
我且不以小恐憚之威故雖千萬人之衆我且直往其
則在人無可憚之威故雖千萬人之衆我且直往其中

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志。所長以何等。敢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者。孟子答公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其人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答公孫丑。以爲浩然之無所不勝。養之在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者。孟子重言其爲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充滿於人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卽至大至剛之氣也。蓋裁制度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意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子又言是氣也。是與義雜生。所自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

足於心者。則飢餓者矣。以其有邪干害其浩然之氣者焉。孟子所以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以仁內義外爲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仁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乃行仁義也。止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福矣。以其人生之初。善性固有。不但爲之。然後有也。惟在當存行之耳。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汲汲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而慮謂之猶。猶則不必然。宋人有闕其苗之不言。勿忘助長者。至而又害之者。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助長之者。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憐閔苗之不長。茂而以掘拔欲亟其長者。芒芒然罷倦而回歸。謂

其家中之人曰。今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爲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見父云。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還助得其長否。及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也。以其爲善無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長者。是若掘苗者也。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殘害其善也。善者。卽仁義是也。仁義卽善也。苗是種之美者。以譬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減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亦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公孫丑旣得孟子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此孟子又荅公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諛辭。其言有偏。諛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誠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也。趙云。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又無所不蔽而已。如人墜於陷阱之陷。以其無所不蔽也。若楊墨無父無君之言是也。趙云。若驪姬

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也。邪辭。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離畔矣。若陳賈謂周公未盡仁智而況於齊王之言是也。趙云若豎牛勸仲士賜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勝以辯。卒以受教是也。趙云若秦客之庾辭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者。卽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事。政則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職者也。故事爲政之末。政爲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事。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者。孟子言後之聖人有能復興起者。必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閎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者。孟子旣言其誠淫邪遁之辭爲非。故於此言其善爲說辭。善言德行爲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人皆善能爲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得聖人所以言者也。故云善爲說辭。論語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之科也。冉牛閎子顏淵三人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

言之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
子顏淵。皆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論語四
科。三人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
將聖。故多能鄙事。則於說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
辭命。則不能也。孟子蓋以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賓之
不敢臣。又爲國人所矜式。故於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
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辭命。非誠不能也。
但不爲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其末也。非本
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蓋欲
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孫
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
言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爲聖矣。以其宰我子貢雖善
爲說辭。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雖善言
德行。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爲孔子之高
弟。惟顏淵三子於聖。但具體而微者。而亦未得其爲聖
矣。公孫丑見孟子。所以於辭命。則不能者。以知孟子之意
蓋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
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者。孟子答公孫丑爲
聖。故嘆而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
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子。而

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子。而
謂夫子聖矣乎。孔子荅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爲也。我但
學不厭飽。教人不倦怠也。子貢曰。夫學道能不厭飽。是
有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不倦
也。是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
而且智。是夫子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
敢居。而今丑言我既聖矣。是有所言也。故再言是何言
也。昔者聞之。子貢曰。我既聖矣。是有所言也。故再言
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嘗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
之。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之一體。亦未得其
全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小者也。孟子言此是
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敢問所安者
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數者
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爲比也。曰。伯夷伊尹
孟子言且置去。非我之願比者也。曰。伯夷伊尹二者可
何如。曰。不同道也。孟子答之以伯夷伊尹之行。不與伊
伯夷也者。孟子言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以正
道得民者。不命使之。天下有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

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行也。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
之君。爲非君。蓋所事者。卽皆君也。何所使之民。爲非民。
蓋以所使皆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其道。天下亂。亦
進而行其道。是伊尹之所行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
而爲仕。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則止之而不仕。可
以久則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爲之久。可以速則速。雖接
未而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人也。吾
言之聖人也。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所願
學。則孔子是學也。孟子之意。蓋謂孔子所行。於伯夷伊
尹。二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則仕。而不爲伯夷之必
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爲伊尹之必於進。無可無不可矣。
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伊尹。又言之以孔
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之言。伯夷伊尹。又言之以孔
子。乃曰。皆古聖人也。故問之以伯夷伊尹。孔子如是則
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
孟子答之以爲否。不齊等也。然則有同與者。公孫丑又問孟
子與孔子齊其等者也。然則有同與者。公孫丑又問孟

子以謂如是則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考耶。曰。有得
百里之地而君之至是則同者。孟子答之以謂此三人
有所同也。蓋得百里之土地而爲君。三人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也。然行一事之土地而爲君。一人之無罪而得
下。則三人亦皆不爲之。如是則同。若其他事。則所行又
有不同焉。故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者。公孫丑又
問孟子曰。丑敢請問三人其所以有異者。曰。宰我子貢
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以好至未有盛於孔
子也者。此皆孟子爲丑言此三人其所以好至未有盛於孔
子與子貢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私。所以知其聖人。然雖有
小卑汙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私。所以知其聖人。然雖有
皆言宰我有曰。以予觀於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矣。予
故言宰我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
宰我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
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難易爲言也。又
謂堯舜治天下。但見効於當時。卽一時之功也。孔子著
述五經。載道於萬世。見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爲言也。
孟子又引子貢有曰。見其孔子制作之禮。而知孔子有
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子
有德。與文武同也。從孔子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三

五耦。凡此是也。云豎牛勸仲王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四年云。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王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召其徒。無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及庚宗之地。常遇而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遂使爲豎臣。有寵長使爲政。豎牛欲亂其室。仲王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王而何。叔孫曰何爲而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救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殺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凡此是也。云秦客瘦辭者。案國語晉文公時。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一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筓。凡此者是也。大抵度辭云者。如今呼筆爲管城子。紙爲楮先生。

錢爲曰水真人又爲阿堵物之類是也。○予宰我名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豎蟻封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正義曰。釋云。豎蟻家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爲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注疏卷三上

孟子注疏卷三上考證

孟子當路於齊章微仲注疏從畧○

臣宗楷按微子之

弟衍爲微仲禮云舍其孫臚而立衍是也日知錄曰
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
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于是始稱宋公吾子
微子之命仍以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未能
奪其所守蓋殷先王之德澤遠也

疏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爲也○言監本訛可
今改正

又疏魯莊公九年桓公殺公子糾○九年監本訛八

年今從左傳改正

夫子加齊之賜相章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日知錄曰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以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禮記祭義見閒以俛餽鄭氏曰見閒當爲覲史記蔡澤傳吾將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齧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詩

誤爲兩字之證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節注其邀福欲急得之者○邀監

本訛遲今改正

諛辭知其所蔽節注若監牛勸仲王賜環之事○勸監

本訛觀今從左傳改正

生於其心節注妨害仁政○妨監本訛防今改正

疏如子夏悅有二紛華○悅監本訛況今改正

又疏伯夷伊尹二子○二監本訛孔今改正

又疏帝王世說二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臣齊按許慎注淮南子孟賁衛人與帝

王世說不同

孟子注疏卷三上老證

孟子注疏卷三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

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

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

亦心服之謂也。

孟子

正義曰：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力

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言以把握諸侯之權也。故必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為霸。以把握諸侯之權也。故必有其大國，以德澤而行仁政者，乃能為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也。湯但以七十里起而為商之湯王，文王但以百里而為之也。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也。此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者，至服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人雖面從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援之。

自南而自北，自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與。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正義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者。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

而居下也。

孟子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耻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

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

孟子

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

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

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邶風。鴝鵒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鴝鵒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六作樂怠惰放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即。皆

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路切。章內文注及後章非惡。樂音洛。下文般樂樂為樂。聞樂取皆同。音甲。開音開。徹直列切。土丁音杜。網音稠。繆武彪切。鴝鵒處脂切。鴝。于嬌切。般音盤。敖五勞切。又五到切。孽魚列切。活如字。丁云。尚書作迨。音換。下離婁篇同。正義曰。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雖。古候切。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仁

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我巢下之民。
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悲怒之。以喻諸臣之先。
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矣。**臣**詩大雅文。
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
云。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
祿自來也。**臣**殷王太甲至不可活。○正義曰。案本紀云。
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丁之子也。太甲既立。三年不明。
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悔過。
自責。反善。伊尹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
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褒太甲。號稱太宗。
云。高宗雖維者。案史記云。武丁也。武丁祭成湯。明日有。
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勿憂。先修政事。武。
丁乃修政行德。天下咸驩。祖己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
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也。云宋。
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頭曼立三十七年。熒惑守心。
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
曰。相。吾之股肱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
於。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
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寸。
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案史記云。庚子。

之子也。武乙立爲帝。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
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
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
閒。暴雷。武乙震死是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矣。**臣**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不。
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臣**廛。
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
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
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
願出於其路矣。**臣**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
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

宰曰。九賦。七日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扎。則無關門之
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
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
施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
若履畝之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
之氓矣。**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
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氓
者。謂其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注**

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
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注**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

吏者。天使之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

吏也。**音義**廛。直連切。藏。或作臧。音藏。橫。去。**章**正義曰。此

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
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矣者。孟子言今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

俊傑大才在官位。則天下爲之士者皆悅樂願立其朝廷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地。而不征其廛宅。則天下爲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其財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爲商旅者皆喜悅而願出其路矣。言關譏之所。但譏察其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衆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矣。言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言取之。則天下爲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其里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爲之氓矣。言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言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鄰國雖欲勉率其民。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也。如民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此。則是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敢爲敵者也。既無敵於天下者。是名爲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爲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案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爲主。其主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爲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爲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爲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职。或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有德。尊士之有道者。爲其賢也。爲其能也。印其賢而授之。所以尊其賢。印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而敏速。立而絕衆。賢之豪者。非可使之職也。故曰在位而已。廛市宅至廛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注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言宅無稅也。言古之設關至旅悅之也。正義曰。云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禮記王制之篇中有此文。案鄭注云。譏異服。識異言也。云周

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者。大宰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札瘥。天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僦布質布。罰布廛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服及喪器也。民雖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開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四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

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五**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論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六**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為之怵惕者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也。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音義**。休音黜。內交。張音納。本亦作納。羞惡。丁烏故亦作彌。**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也。孟子音霍。**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以行其政。至掌事者。又言古先聖王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斯有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其治天下之易。但若轉運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謂人之心者。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今人乍見孺子言之。孺子無知也。小子也。今人乍見無知之小子。相將匍

荀欲墜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恐懼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內嘗結交於孺子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是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又無羞惡慚耻之心。又無辭讓揖遜之心。又無是非好惡之心者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也。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為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有是四體也。至賊其君者。也。孟子又言人有是四端也。猶有是四體也。非為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肢也。既有此四端。而自謂之不能為善者。是自賊害其善而不為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為善。不匡正之者。是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為人。皆有此四端。

也。但不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端行之。是為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所以言之以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皆擴而充之。至不足。以事父母者。孟子又言。凡我初然。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襄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也。苟不能充大之。雖己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鎧也。

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凡術當慎修其善者也。孔子曰。里仁

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注**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
擇不處仁爲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注**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
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
仁道者。又安得爲之智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注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耻爲役。由弓人而耻爲
弓。矢人而耻爲矢也。**注**治其事而耻其業者惑也。如耻
之莫如爲仁。**注**如其耻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注**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

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音義**音含鎧。苦愛
丁亦音呪。蚤售音**疏**正義曰。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
早授中。張仲切。**疏**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爲人役。
不若居仁。治術之思。勿爲矢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
於函人哉。至故術不可不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
性豈不仁。過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於函人者。以其術
使之然也。作矢之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利。不
能傷害人也。作函之人。其心於作函之時。惟恐不堅厚。
而有傷害於人也。不特此二。者如此。雖作巫祝梓匠之
人。亦如是也。以其巫人祝在。於活人。梓人作棺。欲其速
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治術。人亦不可
不慎擇也。矢。箭也。函。鎧也。甲是也。孔子曰。里人爲美。擇
不處仁焉得智者。孟子言孔子有曰。所居以仁最爲美。
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里。又安得謂之智哉。夫仁天
智足。以有知故也。不知擇處於仁。豈謂之智哉。夫仁天
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者。言
夫仁之爲道。是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謂之尊爵者。
蓋受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尊爵也。仁則得之於
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
乾隆四年校刊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舜之為帝。有大巍巍之象。於人以為善者。孟子又言大也。己之為善。亦猶人之為善。人之善。亦猶己之善。是與人同。又樂取諸人。以能如此者。亦以能舍己之所見。而從人之見。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善之時。以至為帝。無非取人之善。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為善。是亦與人為善。其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器。皆不苦。是亦與人為善。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是亦與人為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此孟子所以復言。凡為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此孟子所以復言。者也。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巍巍者。案論語有云。巍巍乎其有成功。孔注云。功成化隆。高大巍也。舜從耕歷山。及其陶漁。孔注云。功成化隆。高大巍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

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慚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注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

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

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偕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緘不慚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人之污來及己。故無所舍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憚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

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首義

推。將此章惟此字。鳥路切。餘如字。免。

張莫罪切。丁亡但切。說文曰。汗。水也。入言曰。東齊之間。謂汙曰免。汙。鳥故反。下文同。就己之已。音以注同。遺佚。音義。與逸同。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阮音厄。本亦作厄。祖音但。楊音錫。裸。郎果切。程音程。並露也。程亦作程。焉。於虔切。懣。音滿。又摸本切。本亦作滿。援而止之。或作正之。憚。徒案切。麗。音麗。細。音黜。隘。或作阨。或作阨。並鳥懈切。彈。音。疏。正義曰。此章言伯夷隘。占之大賢。猶有所關也。孟子曰。伯夷非己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己同志之友。則不與為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不與惡人言。是不友非其友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於塗泥炭墨之中矣。以其有污於己也。推己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其冠有不正。且望望然。慚耻而遠去之。若相將有汚於己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至者。亦不受也。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故以不就為潔也。屑。潔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至是亦不屑去已者。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耻事其汚君。汚君。濫惡之君也。

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仕則不隱己之賢才。心以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怨恨。雖阨之使窮困而哀憫。故曰爾為之爾。我為之我。雖袒裼裸裎。襲其身。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浼漬於我哉。以其援而行。但不失己之正心焉。牽援而止之。而則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之。亦不潔而去已。故以不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為狹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敬。然隘狹與不恭敬。是非先王所行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諡為夷。太史公云。伯夷叔齊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伯夷善養老。孟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封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為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執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死者是。

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號為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邵曰。故伯夷國是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也。為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注云。士師。典獄之官。鄭立亦云然。

孟子注疏卷三下

孟子注疏卷三下考證

以力假仁者章文王以百里○日知錄曰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耳其實
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上曰大文
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
河以西舉屬之周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
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
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
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仁則榮章太甲曰節注殷王太甲疏祖己嘉武丁之以

祥雉爲德○已監本訛乙今改正

尊賢使能章關譏而不征節注七日關市之賦○賦監
本訛征今改正

壓無夫里之布節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

臣邦綏

按南軒孟子說云居壓者既有稅矣則夫布

里布不復重征之是夫與里各有布明矣注引載師
云云但言里布而不及夫布今考周禮閭師職云凡
無職者出夫布此卽南軒所謂夫布者是也

疏次布儵布○

臣邦綏

按周禮壓人掌歛市歛布總

布質布罰布壓布而入於泉府陸德明經典釋文曰

歛音次總劉依杜音譌鄭音惣然則疏云儵布應作
總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凡有四端節注擴廓也○也監
本訛此今改正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疏由由然與人偕儷而行○然字
下監本多浩浩二字今從宋本刪

孟子注疏卷三下考證

孟子注疏卷四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公孫丑章句下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篇爲此卷也。此卷凡十四章。一章言民和爲

貴。二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四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五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六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七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八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九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十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十一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十二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十三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大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此十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章矣。

乾隆四年校刊

孟子注疏卷四上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四**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五**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

四

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

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四**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言義**王相。並去聲。樂音洛。下樂道樂義同。不下。丁去聲。後注下士同。馮。皮水切。寡助之至。或作主。畔。張云。叛同。**疏**正義曰。此章言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孟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說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爲之禦。雖環轉而攻之。則莫能勝焉。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鑿池深之。使其不可踰。築城高之。使其不可攻。又

以甲兵之堅利米粟之多積是地利亦有得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効死以守。至皆委却而去之。是地利又不如人和。乃設此文於後。而解其言也。故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矣。然而已矣。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至戰必勝矣者。此又孟子復言而詳說之也。故曰所居之民。不在以封疆之為界。欲牢固其國。又不在以山谿之為險。威震天下。又不在以兵甲之為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已。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但在得其道。不在於封疆山谿兵甲之為矣。故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從之。以天下之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不戰而已。如戰則必勝。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支。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為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

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子。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之執同律。類是也。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正義曰。案左傳。衛懿公二年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文也。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文。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

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

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

禮云。有負薪之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必當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語景丑氏耳。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景子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曰。惡者。深嗟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

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孟子**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

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收。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

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

或一道也。

孟子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

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常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存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

足與有爲也

四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爲之君必就

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

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四

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

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

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

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四

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

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

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湯

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

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四

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

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四

惡寒鳥路

倒切下同之從才用切數人要丁上色主切下音邀日

惡音鳥注及下惡得日惡惡知皆同宜與丁音餘下是

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

嫌日簞切長民張丈切注及下長者同好呼報切下同

正義曰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

不回爲志者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

見者也至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見王未及行而

齊王欲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王未及行而

處相見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以來朝見而

我將視其來朝不知可使寡人因此而有疾不能造朝者

此皆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者

王之使人既以見孟子而導王之言孟子乃答王之使

人亦曰我之不幸而有其疾不能趨造而朝見王以其

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其弟子公孫丑問孟子曰：「昨日辭王，使之以為疾，不能造朝。而今日以出，弔問於東郭氏。或者以爲不可出，弔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今日已差愈，如之何？』使人回報，以謂：『孟子於是往弔之。』王使人問疾，醫來者，見之，能造朝，今疾小愈，趨造於朝。我者有王命，有不薪之憂，不疾，醫來至，而孟子已往弔於東郭氏，乃權其言而答問。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孟子時見王，使人問疾，醫來至，而孟子已往弔於東郭氏，乃權其言而答問。采薪之憂，小疾不能趨造，而朝王。今日病以小愈，已趨造於王朝。我不知于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爲未曾至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者。』孟子恐無歸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者，孟子見孟子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者，孟子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宿焉。以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

以敬王也者。景丑見孟子不造朝而乃止其家宿焉。於是曰：「在閨門之內，則有父子之親；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義。此人之大倫而不可沮也。父子則存乎慈孝之恩，君臣則存乎恭敬之義。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而未嘗見子之所以能尊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至莫大乎是者。孟子答景丑言，乃嘆惜言：『是何言而責我也？齊人皆無以仁義之道與王言者，豈以仁義之道爲不嘉美也？其齊人心已謂是王何足與言仁義之道也。言爾之不尊敬於王，莫大乎此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者。孟子言我非是堯舜二帝之道，則不敢鋪陳於王之前，故齊人未有如我如此之敬王也。所謂堯舜之道，即仁義之道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至若不相似者。』景丑言否，我不謂不陳堯舜之道也。以其禮云：『父召而子無諾而不至。』君有命召，不坐待駕，今子固將欲自朝於王，而聞王命以遂不果行，是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以其有途此禮也。曰：『豈謂是歟？』曾子曰：『晉楚之富，至是或一道也者。』孟子又言於景丑曰：『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以其曾子言晉楚二國之富人不可及也。然彼既以其富，我但存吾之仁。彼既有其爵，而我但存吾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注**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

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是其禮當其可也。**禮**

餽音饋。後皆倣此。贐。囚刃切。爲兵。子僞切。下必爲之。爲王。爲其所以爲。爲我。爲孟。下爲子。爲皆同。鬻。本或作育。音同。有處。昌呂切。**注**正義曰。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下。同焉有。於虔切。**注**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必居一於此矣。者。陳臻。孟子弟子也。問孟子。前日於齊。王之所。而齊王。餽賜兼金百鎰。而受。於宋。國但餽以七十鎰。而受之。於薛。國餽以五十鎰。而受之。如爲前日在齊。不受百鎰。是則今日之受宋七十鎰。受薛五十鎰。爲是。一鎰。爲非也。如今日之受宋七十鎰。受薛五十鎰。爲是。

則前日在齊。不受一百鎰為非也。夫子於此三者之間。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至而可以貨取乎者。孟子答弟子陳臻以爲此三者之間。受與不受之所皆是也。無有非也。言我在宋之時。以共我將有遠行者。必以有贐故。餽之者乃爲之辭曰。餽贐。我何爲不受。是以受之也。而不爲非也。贐。送行者之賄也。我當在薛之時。我有戒不虞之心。以其時人欲害孟子也。餽之者乃爲之辭曰。聞孟子有戒。欲以此金餽之。可爲兵備之用也。如此。我何爲不受。是以受之也。若於齊之時。其以無事於我。未有所處。於我木有所處而餽我。以金是以貨財見取於我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之乎。是以於齊。不受百鎰。亦爲是也。云有處未有處者。如宋以遠行。乃以贐爲餽。於薛有戒。乃以兵爲餽。是皆若有處以餽之也。於齊亦無遠行。亦無戒備。餽之者亦無以辭處之。而餽於我亦無有辭處而受之故也。孟子云。陳臻孟子弟子至二十四兩。正義曰。云弟子者。蓋時有所問於孟子者。卽知爲弟子也。如非弟子。又安得有問於孟子。云二十四兩爲鎰。案國語有云。二十四兩爲鎰。又鄭注亦然。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注**平陸。齊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以昭果毅。曰。不待三。**注**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注**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注**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

亦立而視其死與。四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四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者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四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已。故受其罪也。四音。正義曰。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之大夫曰。子之持戟之戰士。一日三次失其行伍。則殺之。否乎。曰。不待三者。邑大夫答孟子以為不待三次失行伍也。言一次失行伍則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凶年饑歲。子之邑民老羸弱者。皆轉乎溝壑。壯健者皆散而奔往於四方者。幾近於千人矣。此孟子首以持戟之士失伍比之。故終以此諷之。故也。蓋軍法以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散其邑之民。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羸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亦不稱職也。孟子故以此喻而終歸諷之。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政。故不肯發倉廩而賑救其民。非我所得而專為者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其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芻者。孟子又以此比諭而歸諷之也。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牧養者。則必於牛羊之主。求其牧養之芻草矣。求牧養與芻草而不得。則歸反還於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而不為求牧與芻草歟。故以此比諭而諷問之。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者。距心因孟子之為都臣者。臣知五人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言他

日孟子自見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知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中能知其有罪者惟孔距心故爲王言誦之孔距心之姓也王亦自知治都之臣有其罪者以其本皆自於已故云此則寡人之罪也注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正義曰周禮云都鄙鄭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弟子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者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注蚺鼃齊大夫靈丘齊

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蚺鼃謀使

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公都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

章句 蜚音遲。龜丁鳥花切。張烏。鳩切。**正義**曰：此章言先後。丁云並去聲。不中。張仲切。**正義**曰：此章言者優也。孟子謂蜚龜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至未可以言與者。孟子謂齊大夫蜚龜曰：子之辭去其靈丘之邑而請為王治獄之官，以近王得諫其刑罰，不中者。今既已數月矣而不言，是其未可以言歟否？故以此責而感之也。蜚龜諫於王而不用其諫，乃致其臣而去之。齊人曰：所以為蜚龜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者，齊國之人見孟子謂蜚龜乃言曰：孟子所以為蜚龜使之諫，不納用而去之，則善矣。美矣。其所以自為，其已之諫不見納用而不去，則我不知也。以言其為蜚龜謀使之去，而不知自去之故也。公都子以告者。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此言，乃以此言告於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答公都子以為我嘗聞之。有居官守職者，不得其職而守之，則去之而致仕。有言責諫諍之任，不得其言而諫正其君，則亦去而致仕。今我無官職之所守，又無言責而諫諍，則我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

有餘裕哉。綽綽，皆寬裕也。**正義**曰：蜚龜齊大夫靈丘齊下邑。至罪麗於民。○正義曰：蜚龜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丘考案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是也。云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者，今案其文云：一日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之于田役。四曰糾，用之于國中。五曰憲，用之于諸都鄙。鄭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誓，詰於言，則甘誓大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正義**曰：孟子嘗

為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齊，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

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
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既已
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
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蓋古盍切。驩音
比。毗志切。亦如字。曰。夫正義曰。此章言道不合者。不
之。夫音扶。注。夫人同。相與言也。孟子爲卿於齊出
弔於滕。至未嘗與言行事也者。言孟子嘗爲卿相於齊。
時自齊國出弔於滕。國之君齊王使齊之下邑大夫各
曰。王驩者。爲之輔行。輔行。言其爲副使也。王驩旦夕見
也。公孫丑問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言齊
王。卿相之位。不爲卑小矣。自齊至滕。其相去之路。又不
爲近矣。然而自滕反歸齊。其於道路之中。未嘗與王驩
言行治之事。是如之何也。以其公孫丑有怪孟子不與
王驩言。故問之。以此耳。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者。孟

子答公孫丑。以謂夫王驩既以嘗自謂有治行事。我將
復何言哉。以其王驩自專爲善。不諮訪人。故孟子所以
未嘗與之言也。丑王驩後爲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
於離婁篇有云。孟子王驩。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是知王驩
後爲右師也。王驩姓王名驩。字子敖。又云至
於公行之喪。以其禮解之者。蓋亦經之文也。

孟子注疏卷四上

孟子注疏卷四上考證

天時章疏末注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

文○注中無此文

孟子將朝王章昔者有王命節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
弟從學於孟子者也○臣齊熹按陸璣詩經草木疏

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
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
毛公傳小毛公毛氏詩傳維天之命章引孟仲子曰
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闕宮章引孟仲子
曰是禘宮也詩經正義引趙氏注云孟仲子孟子從

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
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
以爲說然則孟仲子別有書而今不傳也

孟子謂蚺鼃章所以爲蚺鼃節注孟子爲蚺鼃謀○謀
監本訛諫今改正

疏未糾憲未有問焉下閣本有云彼君子不素餐兮
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者指伐檀之人
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熟曰餐箋云如魚餐之
餐共四十八字皆衍文也今從監本

孟子注疏卷四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四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
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贏齊南

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
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
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孟子言

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

厚七寸。樽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墻嬰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

心獨無慼乎。

注

慼。快也。棺樽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

令土親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吾聞之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注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

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音義

稱之之稱。尺

切。辟音避。度而之度。大各切。不可稱之稱。丁如字。且比。丁音庇。及也。慼音效。方言云。快也。丁音岐。說文云。僚也。歸葬於魯國。既葬。又反於嬴者。言孟子仕於齊國。喪其母。乃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者。充虞。孟子弟子也。言孟子止於嬴邑。弟子充虞請見於孟子。曰。前日孟子喪母之時。孟子不知虞之不肖。乃使虞敦匠厚作其棺。以其是時。喪事嚴急。故虞不敢請問孟子。今孟子既葬而反。願竊得

而請問也。木若以美然。此充虞請問以此也。其問孟子
為棺槨之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
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
於人心。至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者。此皆孟子
答充虞而言也。言上古之人。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自
中古以來。棺厚七寸。以槨相稱之。自天子通於庶人。皆
然。非謂直為人觀美好也。然後乃為盡於人心也。以其
不得其厚用之。則不可以為悅於心也。既得以此厚用
之。而財物無以供贍其度。亦不可以為悅於心。如得之
以此厚用。又有財物以供其度。古之人皆用之以厚葬
其親也。我何為而獨不如是也。且棺槨敦厚。比親體之
變化。無使其土壤親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無快乎。倭
也。我聞之。君子者。不以天下所得用者。而儉薄其親也。
注 齊南邑。正義曰。案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注云。
義曰。案禮記檀弓云。周人墻置嬰。鄭注云。墻。柳衣也。凡
此皆後王之制。又案阮氏圖云。柳。柳車也。四輪一轅。車
長丈二尺。高五尺。案喪大記云。君飾棺黼嬰二。黻嬰二。
畫嬰二。龍嬰二。禮器云。天子八嬰。大夫四嬰。又鄭注喪

人記引。漢禮嬰以木為篋。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
尚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柩長五尺。車
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既窆。樹於壙中。障。柩也。**注** 論語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正義曰。經於滕文之篇。
亦引為曾子言也。已說在前。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注** 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

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
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
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
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注** 子。謂

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齊人伐燕。四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五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六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七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

伐燕。何爲勸之哉。

四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

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

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

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勸

齊國伐燕國乎。

四

沈。張音審。或作沉。誤。章言誅不

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沈同。齊之大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曾不得與人燕子之名也。言沈司非王命。以其私情自問。孟子曰。燕王可伐之與。孟子答之以爲可伐之也。蓋以燕王不得天子之命而擅與其國於子之。子之亦不得天子之命而私受燕國於子。曾。故其專擅如此。可以伐之也。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者。此皆孟子設此譬喻燕之罪。而可伐者也。吾子。謂

沈同也。言今有爲之仕於此齊國。而子喜悅其爲人。乃不告於王。而私自與之。吾子之祿爵。夫爲之士者。又無王之所命。而私自受爵祿於子。則可乎否乎。今燕王所以爲可伐之罪。何以有異於此。齊人伐燕者。以其沈同問以孟子之言爲燕可伐。於是歸勸齊王而伐之。或問勸齊伐燕有諸者。言有人或問於孟子。以爲孟子勸齊伐燕。是有勸之之言否。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否。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者。孟子答或人。以謂我未嘗勸王也。以其沈同問我。謂燕可伐之與。我應之曰可。彼以爲是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我將應之曰爲天吏。或人言彼如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應之曰爲天吏。或人言彼如問我曰誰矣。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否。至何爲勸之哉。或者問我曰。人以此言而比。喻齊之伐燕也。言今有殺人者。或問誰可以殺之。我則將應之曰爲士師主獄之官。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之政。亦若燕之政。是皆有燕之罪。以燕伐燕。我何爲勸齊王以伐燕乎。以其燕雖有其罪。亦當王者則可以誅之耳。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燕噲立。噲

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與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蘇代百金。乃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堯賢者。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燕國讓子之。子之亦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於是南面稱孤。百姓惴恐。孟軻不聽政。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惴恐。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凡此是其事也。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此蓋論語季氏孔子之言也。言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作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正義曰。

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

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陳

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注**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注**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注**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注**賈問有之否乎。曰。然。**注**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注**賈問之也。曰。不知也。**注**孟

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注**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注**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

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監

監古咸切。正義曰。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

小

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燕人畔王。

日吾甚慙於孟子者。言燕人皆離畔。不肯歸齊王。齊王

聞孟子與沈同言。未嘗勸王伐燕。今果不能得燕。乃曰

我甚慙恥而見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

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齊國之大夫也。言於齊王。以爲與

無用憂患。慙於孟子也。且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

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王曰。惡。是何言也。齊

王乃歎曰。此是何言也。周公大聖人。安可得而不及之。曰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使而不仁也。不

賈請見而解之者。言陳賈謂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

管叔乃背畔於殷。周公知管叔有背畔之心。而復使爲

監。是周公不仁也。周公不知管叔將有背畔之心。而使

之爲監。是周公之不智也。仁與智。而周公大聖人也。尚

未之能盡。而况於齊王乎。賈今請以此見孟子。爲王解

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遂見孟子。果以此說問

於孟子。以爲周公是何等人也。曰。古之大聖人也。孟子

答之。以爲周公是古之大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賈又問孟子。以謂周公使管叔爲監於

殷。管叔以殷而背畔之。有之否乎。曰。然。孟子答之以是

有之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又問之。以謂周

公知管叔將欲背畔。故使之爲監。與。曰。不知也。孟子答

之以爲周公不知管叔將背畔。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賈

又問之。如是則周公爲古之大聖人。尚且有過與乎。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爲周

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能知其將有畔之心。周公惟管

叔弟也。故愛之。而使爲監。管叔念是周公兄也。故亦望

之。是則周公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至今之君子。又從爲

之辭者。孟子又言古之君子。如周公雖有此過。然而乃

○正義曰。此蓋前段案史記世家言之詳矣。○作大誥。明勅庶國。○正義曰。案尚書大誥篇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孔安國云。三監。管蔡商是也。言作大誥以誥天下。又案史記云。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

孟子致為臣而歸。

○

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

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

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

○

來就為卿。君臣同

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

○

今致為臣。棄

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

不知可以續

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

願也。

○

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

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

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為

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

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

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

子。知肯就之否。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

陳子。孟子

弟子陳臻也。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

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乎。

○

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

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

恥之。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堦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龍斷。趙云龍斷。謂堦斷而高者。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罔壘斷而高者。如陸之
乾隆四年校刊
孟子上疏卷四下
九

釋則龍音堽。堽，丁云廣。雅音課。開元文字音規。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身行也。孟子致為臣而歸，是孟子辭齊卿而歸，處於室也。王就見孟子，是齊王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至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是齊王前日未仕齊時，聞孟子之賢，願見之，而不能得見，後得侍於我而為之卿，遂得同朝相見，故甚喜之。今乃又棄去，寡人而歸，處於室，我不知可以繼今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日之後當自來就見，故云不請見。固我心之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至盍為我言之。時子齊王之臣也。言自見孟子已往，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時子曰：我今欲以中國授孟子，為築其室，教養一國之子弟，故賜時子何？不為我以此言說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陳臻也。是孟子弟子也。時子於是因陳臻而以告孟子。至之言，使陳臻告於孟子也。陳子乃以時子所告齊王之言而告於孟子。孟子乃答之曰：然，如是也。夫時子又安知其有

不可也。如使我欲富，其祿我以辭去十萬之祿，而受其萬，是以為我欲其富乎？云乎者，是不為欲富也。孟子欲以此言距時子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季孫子叔，二子皆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遂時子之言，而心尚欲孟子就之，故但言異哉。弟子之意不欲遂時子之言，亦以為可，就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又言齊王使已為政之道，既以不得用，則我亦以辭之而止於其室矣。又欲以弟子之教，而使我為卿，以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其富貴乎？然以此者，是亦猶獨於富貴之中，私登龍斷之類也。以其恥之，所以言然。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至自此賤丈夫始矣。有司者，孟子又言古之所以為市也，以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有賤丈夫，則必求丘龍堽，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以為賤丈夫焉。故後世亦從而征之。取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為賤丈夫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賤丈夫登龍堽而罔市利為之始矣。故曰：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周禮有司關市，是有司者也。疏云：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說。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

注

晝齊西南近邑

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

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行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注

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

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

請勿復敢見矣

注

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

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曰坐我明

語子

注

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昔者魯繆公無

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

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注

在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

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

為政然後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

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

安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

注

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

不如子思時賢人也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

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慍恨

也

注

隱几於斬切據也齊宿之齊側皆切字

注

正義

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知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書齊之近邑也言

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為王留行

者也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言為王留行者危坐而說

留孟子之行。孟子乃隱倚其几。但臥而不應答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爲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見孟子不應答其言，但隱几而臥焉。遂欲退。乃曰：弟子素齊敬其心，而後方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今乃臥而不聽其言，自今請絕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昔繆公至長者，絕子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以導達其意，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入於魯繆公之側以稱譽其賢，則泄柳申詳不能安其身。以其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無入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是謂齊之士不能爲王謀安於孟子，未去之前，逮至出晝，然後方爲留行。此所以隱几臥而不答也。齊之留行之士，不知以此。但以爲孟子不應，遂不覺而請勿復見。如此是留行之士，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但請勿復見爲言。以其自絕於孟子矣。故孟子所以言子爲長者慮而不及於子思，是子絕其長者乎？是長者絕子乎？以其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於未去

之前，是爲孟子慮者，不及子思。特欲爲泄柳申詳之所爲耳。故孟子所以言是言之，以曉其所以隱几而臥不應之意也。長者孟子以年已之老，自稱爲長者也。晝齊西南近邑。正義曰：蓋以鄒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上孟子去齊歸鄒，至晝而宿，是知晝之地爲齊之西南近邑者也。故云近邑。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淹久也。旣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

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孟子以齊大國。知
甘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子豈若是小丈

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
義。舍音捨。下舍我同。悻悻。丁云字當作憊。形頂切。狠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慳。慳然。論語音鏗。見於之見。丁音現。狷古縣切。正義曰。此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切。恚。一睡切。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鄒也。尹士語人曰。至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尹士見孟子去齊而宿於晝。乃語人曰。不知齊王不可以為湯武之王。則是孟子蒙昧而不明鑒也。知齊王不可為湯武之王。然且自鄒至齊而為仕。則是孟子求其祿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遇不行其道。故復去而歸。然而三宿而後方出晝。

而行。是何其濡滯淹久也。我則以此不悅之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為孟子弟子也。高子以此尹士語人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至而後宿哉。孟子答高子。以謂夫尹士者。安知我之志哉。我千里而見王。是我欲行道也。不遇於齊王。不得行其道。故去。豈我之心。所欲哉。我不得已而去之矣。我三宿而後出晝邑。而行。於我心。尚以為急。速也。齊王如能改之。使我得行其道。則必反留我回耳。夫出晝邑。至三宿而齊。我追而還齊國。我然後浩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志。然而豈肯舍去王哉。王猶可用為之善政。王如用之。則三徒使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幾能改而反我。我日常望之於王矣。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為其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然心有所怒。而見於面容。去則極日力而後方止宿哉。孟子如此。所以云然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孟子言之。以此。故服其義而言於孟子曰。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志有如此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間也。

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邇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

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
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
息而已矣。**疏**正義曰。此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
問曰。至不尤人。言孟子歸鄉。弟子充虞於路中問孟子
曰。夫子若有不悅。豫之顏色然。前日虞聞夫子有言。君
子之人。凡於事不怨。恨於天。不見過於人也。曰。彼一時
此一時也。至吾何爲不豫哉。孟子答充虞以謂彼時聖
賢之所出。是其時也。此時今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
之後。必有王者興。爲於其間。亦必有名世大賢者。今自
周興。太王文王以來。已有七百有餘歲矣。以其年數推
之。則過於五百年矣。以其時考之。而其時亦可有也。今
天自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欲使平治天下。則當今之
世。捨我其誰哉。此孟子所以歸於天命。道行與不行。皆
未嘗有不悅之色也。故曰。吾何爲不豫哉。蓋孟子所以
言此者。以其自謂能當名世之士。而時又值不得施爾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注**

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
受其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
故不受也。**注**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於崇吾
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
爲變詭。見非太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其祿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注**言我本志
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
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注**宿留。上音秀。下音雷。**疏**正義曰。此
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孟子去
齊居休。休乃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齊
邑下之地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公孫
丑問孟子曰。大爲仕而不受爵祿。古之道誠然乎。丑以
乾隆四年校刊

其怪孟子於齊不受祿。故以此問之。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至非我志也。者孟子答之曰。我非不受祿也。亦非古之道如此也。然我於崇之地。我得始見於齊王。知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去心。又其不欲遽變爲苟去。故於祿有所不受也。無他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故由足爲善。遂不敢請去。是以久留於齊。**音嗣**食功丁非我之志也。但不得已而已矣。

孟子注疏卷四下

孟子注疏卷四下考證

孟子自齊葬於魯。○日知錄曰。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麻服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乘閒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卽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

注疏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畫者畫三字監本訛著紫餘三字餘字監本訛畫字俱考禮器改正。沈同以其私問章有仕於此。○辨疑云仕當作士。傳寫

之訛也

疏此皆孟子設此譬喻燕之罪○燕監本訛王今改正

孟子去齊宿於畫章注畫齊西南近邑也○

臣邦紱按

朱註畫如字或曰畫當作畫音獲通鑑周赧王三十一年燕伐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史炤曰畫齊西南邑據此則或云當作畫者良是

疏危坐而說留孟子之行○此句下監本衍一言字今從閣本刪

孟子注疏卷四下考證



